



白髮一雄畫作

拍場日韓風力勁 中國當代藝術冷遇

佳士得在5月的紐約春拍，交出驚人的成績，30日甫開槌的香港春拍就成了藝術市場焦點勝景。尤其是在此中國當代高價作品瀕危，市場明顯面臨調整之際，香港於5月30日晚間夜拍，就成了最扣人心弦的市場測驗舞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

圖：部分由佳士得拍賣公司提供

今夜拍，達95件的拍品，由二十世紀中國藝術、東南亞藝術、日本具體派、韓國抽象畫作與中國當代五大板塊組成，當中達30件的日本具體派作品，和韓國抽象畫作佔據大部分拍件比重。

常玉藍色辰星

掀起二十世紀現代華人藝術板塊最高點的是萬眾矚目的常玉，《藍色辰星》，當場夜拍拍賣官在此作登場前調侃道：「Eric（張丁元，佳士得亞洲區副主席），Where should we start? 100 million?」隨即該作以4000萬港元起拍，經過數輪快速交替承價，在現場男子與佳士得台灣區總經理翁曉惠之間展開競逐，最後由現場男性買家勝出，以7200萬港元落槌。據相關統計，若以尺寸計，《藍色辰星》創下了常玉作品平均尺幅的最高價。

該作是1950年代所繪，尺幅為92 x 75 cm，據專家介紹此作上回現身是1998年4月的台北佳士得，距今已是17年前，而今台北佳士得拍場早已撤出，併入香港拍場。1998年的《藍色辰星》估價為400萬至600萬港元，以670萬港元落槌。從670萬到7200萬港元，就是藍籌股藝術家作品的威力。

從林風眠以降，龐薰琴、吳冠中、趙無極與朱德群等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家，是擡起今春的要角。趙無極依然敲出最多總成交額，藝術家本場最高價作品《12.04.60》，以3100萬港元成交。

日韓風勁襲、千萬《藍山》

日本具體派與韓國抽象畫作合組的日韓作品，今晚上拍數量巨大，成為5月30日夜拍後半場的主旋律，這也是繼今春蘇富比春拍後佳士得作出的相應調整。不過，現場檢測到，韓國抽象作品更全數成交，表現果然不俗。之前價格一路上揚的白髮一雄，本場兩件低估價1000萬港元的作品，皆僅以900萬港元僅僅掠過低估價落槌，前川強作品亦流標兩件。本季佳士得夜場高下拍賣新高紀錄的十位藝術家，日本藝術家有五位，二位菲律賓藝術家，二位韓國藝術家，一位中國藝術家。



韓國抽象畫作



金煥基，《藍山》（右一）

本場上拍的第七件拍品，是韓國藝術家金煥基的《藍山》，現場氣氛在買家熱烈的追趕中到達燃點。估價150萬港元的《藍山》，在現場與電話牌、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、印尼、韓國等地買家的比拚下，價格速漲，最終以達1150萬港元落槌，現場響起掌聲。日本具體派雖然上拍數量可觀，但依舊未能吸引買家。不過奈良美智《Yr. Childhood》一作拍前低估價800萬港元，在眾多買家爭奪下，最終以1650萬港元落槌。今晚，流眼淚的奈良美智小女孩與曾梵志的面具男孩，皆拍出不俗成績。石田徹也1998年作品《無題》，低估價120萬港元，以340萬港元落槌，石田徹也是今年很少面市的藝術家。據了解，購下奈良美智《Yr. Childhood》與石田徹也《無題》的是佳士得專家李丹青，應是代表重要中國買家購藏。

中國當代藝術低落

至於中國當代藝術部分，曾梵志、劉煒、毛旭輝、周春芽、展望、劉野、劉鱗，共七位藝術家的九件作品，總體成績並不理想。曾梵志兩件面具系列作品成交，其中1998年，流眼淚的面具系列以近高估價的1750萬港元落槌。劉煒低估價600萬港元的《游泳第二號》流標。毛旭輝《關於權力的詞彙第十號；第十一號；第十三號》以低於估價的250萬元落槌。劉野的兩件油畫全部流標。展望《假山石第一百五十號》以低於估價的200萬落槌。周春芽《中國山水》流標。僅有劉鱗《N5-1》以超過高估價的360萬港元落槌，並打破藝術家拍賣紀錄。換言之，9件作品成交5件，中國當代成交率僅55%，反映了中國當代高價作品不振，精品此時釋出並非最好時機的現實。於是，中國二十世紀藍籌股藝術家的林風眠、常玉、趙無極、吳冠中、朱德群，就成為撐起盤面的最大支柱。



常玉，《藍色辰星》

常玉 《藍色辰星》

該作當夜以8188萬港元成交，晉升為藝術家作品世界拍賣價格第二，常玉作品世界紀錄仍由其1.28億港元成交的《五裸女》保持。

《藍色辰星（菊花與玻璃瓶）》是常玉為數不多的「藍色」畫作，細究他的創作生涯，藍色時期畫作多創作於1950年代，作品件數為數不多。

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，常玉因受到藝術贊助人侯謝的委託，創作了一系列的銅刻版畫，便對極簡的線條美感所吸引，畫面上留白的空間與陰陽的對應關係，意外地對他在油畫創作上有了突破。常玉作品中的光影表現也常使人感到玩味，有別於西方直觀的光影表現手法，常玉以體現東方人文墨暈方式，讓瓶中菊花自幽暗背景中自體發光，猶如清朝八大山人之語「渾沌中放出光明」，利用大自然空氣中富含水氣的藍色油畫顏料，恪守東方水墨氤氳技法，讓環繞在枝桠旁的藍色水氣形成氤氳光體，自然成為畫中光體來源。常玉身處西方，卻選擇藍色精心佈置一道暗夜風景，反覆用靛藍包圍枝葉製造幽暗光源。如果以實體光源投射畫面反而無法端詳細節，在幽暗靜謐處則可細探光源出處，是獨特的常玉畫作，未曾於西方重視科學、邏輯及透視的繪畫表現方式表現，在華人藝術家家中，則是首位用以油畫顏料展現水墨氤氳的畫家。

畫作枝葉縱橫交錯，枝桠錯置無法分辨前後，常玉將之交網如織形成一環體空間，而本該往上生長的葉脈與挺立而生的銀菊逆向生長，繼而凸顯銀菊的綻放張力。不着地的瓶內枝桠彷彿點地躍起，加上環體空間因而延展菊枝，綻放蕊蕊，充滿充沛的生命張力及動感，是常玉畫作默語而出的超現實表現。綻放的枝葉向左右延展舞動姿態，與寬口曲瓶相互對照，形成三角環體與三角錐體的對應，內蘊幾何形體展現抽象美感。「虛實相照」是《藍色辰星（菊花與玻璃瓶）》的作畫法度，在光線、空間以及線條上互相對應，取得自然和諧及平衡。



常玉

「Balthus: The Last Studies」在港展出

繼紐約及巴黎高古軒先後舉行的「Balthus: The Last Studies」展覽(2013至2014年)及「Balthus」展覽(2015年1月至2月)後，香港高古軒欣然宣佈舉行巴爾蒂斯展覽，呈獻這位藝術大師不同時期的油畫、畫作及攝影作品。展覽由高古軒與巴爾蒂斯遺產管理委員會攜手策劃，是香港20年來首個巴爾蒂斯展覽。



■BALTHUS
Le Roi des chats, 1935
Oil on canvas
30 11/16 x 19 1/2 inches
(78 x 49.5 cm)

巴爾蒂斯並無跟隨超現實主義等前衛藝術運動，反而借用皮耶羅·德拉·弗朗切斯卡(Piero della Francesca)及古斯塔夫·庫爾貝(Gustave Courbet)等藝術先驅的技巧，呈現青春期的身心掙扎。巴爾蒂斯於1934年舉行首個畫廊展覽，讓觀者以偷窺者的角度窺探被不安夢境纏繞的少女，震驚整個巴黎。其後70年，他創作了多幅室內肖像畫、街景作品及風景畫，練就自學成

派的古典藝術風格，並以此探索耐人尋味的藝術主題。巴爾蒂斯早年創作的的水墨習作描繪巴黎的街景與路人，展現他所指的「永恒現實主義」演變。從多幅油畫中皆可見其一貫的戲劇性光影技巧及暗沉色調，是次展出的描繪年輕翻譯家皮埃爾·萊利斯(Pierre Leyris)在飯後點煙的《皮埃爾·萊利斯肖像》(Portrait of Pierre Leyris)，以及他在巴黎Galerie Pierre首場展覽中展出的《穿亞馬遜服裝的少女》(Young Girl in Amazonian Costume)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於2013至2014年舉行巴爾蒂斯回顧展「巴爾蒂斯：貓與少女」(Balthus: Cats and Girls)，展出藝術家27歲時的自畫像《貓王》(The King of Cats)(1935年)，畫中的巴爾蒂斯身穿外套，打着領帶，一隻貓靠在他腳邊，椅子旁的石碑寫着「H.M.的肖像 貓王親自所繪」，充滿幽

默感。他於1947年為巨型油畫作品《紙牌遊戲》(The Card Game)所繪的木板板油畫習作，描繪兩個打扮入時的少女，幾何形的線條卻透現文藝復興時期的氣息。

巴爾蒂斯於1970年在距離羅馬一小時車程的維泰博近郊買下一座中世紀城堡。其後數年，他持續創作繪畫及水彩畫，描繪附近峭崖上的瞭望塔遺跡，懸崖下是長滿樹木的峽谷，畫作的顏色則隨着季節而變化。在逝世前十年，巴爾蒂斯因為健康欠佳而無法作畫，遂開始使用寶麗萊相機，由於他一直很抗拒當時的創新技術，如此轉變實在令人始料未及。他開始大量拍攝即時成像照片，作為畫作的草圖，這一過程在以往常常會耗費數年時間。



■BALTHUS, Jeune fille à la mandoline, c. 2000-01, oil on canvas, 74 13/16 x 98 7/16 inches (190 x 250 cm)

無法作畫，遂開始使用寶麗萊相機，由於他一直很抗拒當時的創新技術，如此轉變實在令人始料未及。他開始大量拍攝即時成像照片，作為畫作的草圖，這一過程在以往常常會耗費數年時間。